

# 評介鄧津華《想像台灣：中國殖民 旅遊書寫與圖像 (1683-1895)》\*

張家綸\*\*

Emma Jinhua Teng (鄧津華)，*Taiwan's Imagined Geography: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(1683-1895)*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, 2004；台北：南天，2005 xii + 370pp.

## 一、前言

1993 年邵式柏一部關於台灣土著地權的外文著作問世<sup>1</sup>，宣告了一個研究台灣原住民研究的新典範，以及學科結合的研究成果，到了 2004 年學界又出現了一部作品，取徑和前者完全不同，尤其後者更隱藏著一股新學術潮流的崛起，這部作品的作者：鄧津華，現任教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外文系，此書甫問世即引起熱烈的討論<sup>2</sup>，作者利用清朝文獻和圖像為基礎，對清朝殖民主義、

---

\* 本書書名中譯參考張隆志書評。

\*\*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。

<sup>1</sup> John R. Shepherd, *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(1600-1800)*, (Stanford, Calif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3)。

<sup>2</sup> 關於此書的書評目前中文和西文世界主要各有兩篇問世，張隆志，“Review: Taiwan's Imagined Geography: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(1683-1895)”《中國文史哲集刊》26期(2005)，頁415-422；Laura Hostetler, “Review:

想像地理展開論述，對於中國邊疆治理和台灣史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面貌。

## 二、內容摘要

本書全文共分十一個章節，除了〈導讀〉外，還包括了跋語〈論台灣後殖民理論的不可能性〉和附錄〈郁永河《裨海紀遊》及丁紹儀《東瀛識略》節譯〉，而正文內容大致簡述如下：

第一章，〈走進地圖的海外孤島〉，台灣納入版圖後，清朝的地理知識重新組裝，形成了解台灣地理的新模式，而這個模式的構成，透過的是經驗主義（*empiricism*）以及證據式地調查（*evidential inquiry*），作者在此運用大量的地圖，描述台灣進入帝國版圖的過程，早期台灣不過是用以維持帝國秩序的邊疆孤島，即使清朝正式領有後，台灣還是處於曖昧不明的位置，他的存在意義在於顯示清帝國的偉大。此外，台灣的自然環境在文人象徵式地理學（*symbolic geography*）的詮釋下，加強了和中國的聯繫。綜上所述，台灣並非完全地受帝國支配，或者完全置身事外，他的功能主要作為帝國文化地理的重要疆界。

第二章，〈台灣作為一座生動的博物館：野蠻與時代錯置的借喻〉，對於清代文人而言，台灣是他們的上古博物館，對於此地的特抒情懷，源於中國傳統的道家和儒家思想，衍伸而出的是原始性修辭（*rhetoric of primitivism*）以及匱乏性修辭（*rhetoric of privation*），並分別表現在陳第的〈東番記〉和林謙光的《台灣記略》，直到郁永河的《裨海記遊》，這兩種敘述策略開始摻雜出現，並且提供了台灣番人最早的知識分類，而文本中呈現的亦是一種曖昧不明的模糊狀態。十八世紀，原始性修辭在文本中比重漸漸地增加，並且擺脫原有的陳腔濫調，這其中不僅表現出對於台灣原住民不再這麼陌生和害怕，而且也不再需要對他們妖魔化（*demonize*）；再者，原來「東番」族群內涵也漸漸地向南方民

族轉化，這隱喻著和中國內部緊密的聯繫，也自然化了台灣進入中國的歷程；最後，漢人侵墾和剝削的情況也逐漸檯面化，文人在文字上運用原始主義的修辭對抗漢人的入侵，希望還給台灣原住民原有單純的生活環境。

第三章，〈彈丸之地裡的一塊璞玉：地景與殖民修辭〉，當時清朝的治理政策擺蕩在正反的態度中。反對開發者，在農業代表文明的文化預設裡，認為台灣是尚未開化的地域，對於後山更摻雜著恐懼的想像，政府對番人的保護政策（*quarantine policy*）和劃定番界的舉動，也在這樣的論述脈絡裡頭衍伸而出，除了文字敘述外，地圖呈現的是台灣的地景而非部落和建築，所隱含的也是對於台灣莫名的恐懼和知識的不足；至於贊成者呢？藍鼎元在他的《平台記》裡頭，展示的是一個充滿開發潛力的島嶼，積極地鼓勵人們往後山開發，在主導者執行文明化的過程中，也正運用著侵略性修辭（*rhetoric of appropriation*）來合理化自己的行動，隱約透露出先殖民政策（*pre-colonization policy*）的到來。

第四章，〈爭辯不同：種族與民族論述〉，清朝以一個外族的身支配中國，使得傳統夷夏觀念受到了挑戰，因此在清代民族的邊界顯得模糊而複雜，此時的文人面臨了重新定義漢番關係的新危機（p.103）。當時對於原住民的論述裡頭，大致分為兩類：種族論述（*racialist discourse*）和民族論述（*ethnical discourse*），對於前者而言，他的實質內涵明確而絕對（p.103）；至於後者作者引用了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論，引導出人類有著普同的天性，因此透過教育可以達到文明化的效果。

第五章，〈生與熟：對臺灣地域及其當地人進行分類〉，由於清朝移民的進入，使得台灣變成接觸地帶（*contact zone*），經由衝突、協商等過程，康熙年間生熟分野逐漸形成，緊隨地，番人的論述也逐漸出現轉變：首先，原本對於番人的負面描述轉而集中到了生番身上，甚至更加醜化；再者，原始性和匱乏性修辭再度應用於熟番和生番身上；最後，從生番邁向熟番的文明化歷程，逐漸地在文人遊記裡出現，這樣的歷程也隱喻在地景的變化

中，藍鼎元的開發論述正是最具代表性的文本。十八世紀中葉，出現了漢、生、熟的分界構想，熟番地界成為緩衝的地帶，對於熟番的描述也開始轉向討論其與漢人的同異處（p.140）。至於地圖呢？十八世紀由於耶穌會士傳入鳥瞰圖的繪法，台灣東部雖然依舊殘缺不全，但總算進入了地圖，而中央山脈的分隔卻把台灣切成兩半，形同清帝國的東南邊界。

第六章，〈描繪番人：種族差異的視覺再現〉，本章運用了大量的圖像再現了台灣番人的差異，透過這些圖像描繪，裡頭奇形怪狀的身體和怪奇的風俗民情，使得外族的特性得以再現，而在生熟番的描繪過程中，亦分別運用了匱乏性和原始性修辭。就整體而言，這些圖像不但利用外族的描繪展現出文明的進程，同時亦蘊含著文化的位階關係，而中心當然是書寫主導權的漢人。

第七章，〈女人之島：性別論述〉，清朝的殖民擴張就如同男性對於性經驗的探索（p.174），過程是性別和民族性不斷地摻雜出現，呈現出一種隱喻式對比，殖民者／野蠻人：男性／女性。在漢人問題還沒擴大時，關於台灣番人的書寫是一種母系社會的文化輪廓，是一種性別的倒置（gender inversion），這個想像和經驗交互辯證的歷程，正深處於中國文人對於周邊民族知識的認知脈絡，即對於南方民族的女性化以及北方民族的男性化（p.183）。漢人的問題擴大後，性別開始和民族性摻雜論述，呈現的不只是男人征服女人，也是漢人征服番人的隱喻式過程。而最為特殊的莫過於漢女嫁入番家，這所展示的文化意義在於，漢女此時作為一個溝通緩和的角色，一方面「漢」同化了「番」，一方面「女」征服了「男」，在這個交叉點上，她同時跨越了民族與性別的界限。除此之外，清代文人也時常理想化外國女人，藉以指責中國女人的道德退化。

第八章，〈製作中國式起源：十九世紀民族史的書寫〉，十九世紀有關台灣番人論述開始轉變，從原本強調番人未開化的野蠻世界，又開始強調他們如上古先民的單純生活，而這有兩項目的，第一：將台灣收入中國的文化版圖，其中一項便是透過製作

中國式的起源，十九世紀的文人如鄧傳安，將台灣番人的生活，和中國上古時期的先民相附和，一方面為了合理化中國殖民的正當性，一方面利用中國經典重新詮釋自己的親身調查（p.197），並形成獨樹一格的鄧式論述（Deng's discourse），因此漢人又再度透過文字馴服台灣番人，而且消弭了漢番之間的民族差異（p.202）。第二，這個論述還附加著警惕漢人的功能，在吳子光的描述裡，倒是希望貪得無饜的漢人，多多學習番人單純潔淨的道德生活。

第九章，〈開山撫番〉，這個篇章以羅大春的《台灣海防並開山日記》作為基本的分析材料，牡丹社事件爆發後，清廷開始往台灣後山前進，有關後山的論述也從不毛之地變成肥沃而充滿資源的樂土，而番人形象亦有所轉變，原本的「生番」烙上了「兇番」（*bellicose savage*）的標誌，於是匱乏性修辭再度回到文本脈絡裡。政府積極開發此地，生番變成政府發展後山的一大阻礙（p.314），在開發的過程中，除了實際的武力行動，文人亦將修辭武裝化（*militarization of the rhetoric*），強調番人野蠻的特性，藉以合理化自己的武力侵略。除了武力的馴服以外，教化也是重要的同化動作，最後「番漢」界限逐漸消弭，他們不過都是天子底下的子民。後山開發後，表現在地圖上的，是台灣東部的成形，台灣的實際面貌總算全部進入了帝國的版圖，接著緊隨而來的是建省的舉動，中國化的過程更加劇烈，此時文本中「帝國」觀念的改變更加顯著，「大清」這個字眼的使用率比起「中國」正逐漸地減少（p.236）。

第十章，〈結論：台灣作為中國的失土〉，清朝的民族政策是多元主義的型態，不再是以漢人為中心，但是台灣番人並不在這個範疇裡面，甚至可以說無法構成清帝國心中的族群意義，反而只是一堆分散的部落（p.243），牡丹社事件以來，台灣從一個海外藩籬，變成中國一省，直到馬關條約簽定後，清朝用割讓一詞，足以代表台灣已是中國正式承認的一部分。

### 三、評述

關於內容概要已如上述，以下針對本書提出本書特點和一些建議。

首先是優點部分：

(一) 章節各自獨立又可連貫，本書架構完整，而且特點是每個篇章可以獨立成章，又可以集結成冊，沒有論文集篇章間無法連貫的遺憾，因為作者採用的寫作策略，用主題式的探討，配合前後時序發展串連清代的台灣論述，由此也可看出作者寫作的功力，除此之外，作者的文筆流暢，易於閱讀與理解。

(二) 充分運用圖像史料，本書透過了大量的圖，包括地圖和番人圖像，重新詮釋台灣進入清朝版圖以及文明化番人的過程，就前者來說，以往我們在陳述這段史實時，大多是針對禁令逐漸解除、漢人開發腳步加快、再加上行政區域劃分增多，但是卻很少透過地圖來陳述，他所表現的並不是單純的開發過程，而是地理知識的增進，以及運用地圖來合理化帝國的擴張，宣示領土的佔有，並且在知識精英心中構築一個完美的帝國圖像<sup>3</sup>。就後者來說，大量運用番社采風圖解說的如杜正勝<sup>4</sup>，但是並無放在一個大環境的背景下加以考察，而鄧津華把台灣番人和整個中國南方民族相做比對，驚人的發現其相似性，顯示中國對於南方民族相同的想像思維。

(三) 大環境下的論述分析，從陳第、郁永河、黃叔瓚、藍鼎元、鄧傳安等等，將它們的文本作為主要的分析材料，將論述放在一個長時間的歷史脈絡下加以陳述，不斷地表現出清代文人對於台灣地理知識的認知，還有對於番人的印象，從生番到熟

<sup>3</sup> Emma Jinhua Teng, *Taiwan's Imagined Geography: 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(1683-1895)*,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230 (台北：南天，2005)，pp.144-145。

<sup>4</sup> 杜正勝，《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》(台北：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98)；杜正勝，〈平埔族群風俗圖像資料考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70卷2期(1999)，頁309-361。

番、或者生番到兇番，不再只是清朝檔案中番人的歸化或覆叛，在文人的筆記中，更是實際地感到番人形象的轉變和建構，諸如此類分析讓以往對於清代理番政策的研究，不再侷限於政治面、社會面的探討，從此也延伸到了文化面。

（四）**知識系統的重新建立**，作者從中國經典中以及人類學中，重新詮釋了生熟番的分類，創造了匱乏性（*rhetoric of primitivism*）和原始性修辭（*rhetoric of privation*）等等專有名詞，來揭露這樣的知識系統，這個問題很少有人深入研究，因為牽涉的問題是長期以來，中國對於邊疆民族的認知，甚至摻雜著廣大的民俗知識，這個分類的用意，不但可視為整理和秩序化的努力，也能反應其族群認知的水準、程度及其所依據的邏輯規則<sup>5</sup>。作者把這樣的分類機制，從中國歷史來考察，不再是單純地直述分類後的發展及其用意，這不僅解決了清代對於番人知識的來源，而且了解到其背後豐富的文化意涵，以及複雜的民族論述。

（五）**台灣社會想像的重新思考**，雖然現在研究紛紛出爐，打破了平埔族母系社會的普遍印象，但是本書在研究台灣母系社會時，是以文人論述為分析重點，把台灣放在空間和時間加以考察，所對應的不只是對於台灣社會的認知，而是對於整個南部民族的想像心態，甚至得出北方男性化、南方女性化等，歷代文人對於邊疆的寫作邏輯，與歷史發展和地理環境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，因此在重新思考台灣時，把他放在一個大環境下來考察，這是作者成功的地方。

（六）**突破傳統取徑、開闢文化研究新園地**，一直以來有關台灣原住民的研究，大多針對漢番關係、地權轉移、理番政策等等傾向政治和社會的議題，但近年來新史學的崛起，強調學科結合的取徑下，諸如人類學、文化研究等等，尤其文化轉向（*cultural turn*）的學術風潮，使得研究有了不少的突破，開始從

---

<sup>5</sup> 周星，〈"生"與"熟"：關於一組民俗分類範疇的思考〉，費孝通指導，馬戎、周星主編，《二十一世紀：文化自覺與跨文化對話（二）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，2001），頁376-404。

文化角度切入，而鄧津華此書學科結合的味道濃厚，尤其在文化層面上更是從經典中得出一些解釋理論，因此這本書可說是在台灣原住民的議題中，開創了一個嶄新的風貌。

以上是筆者認為此書對於台灣史學界的貢獻，而接著筆者也希望提出一些的問題和意見，以開啟對話的契機。

### （一）史料方面

1. 作者運用地圖主要是作為詮釋台灣進入帝國版圖的重要工具，因此呈現出一個整體的樣貌，所以在單一地區方面便很少描述，清朝纂修的各縣廳方志中幾乎都有地圖可供利用，例如以埔里一地為例，道光年間中部平埔大遷徙，使得埔里一地得以大量開發，之後夏獻綸的〈埔裏六社輿圖說略〉<sup>6</sup>展示了這個地方開發後的樣貌，這其實都在進入版圖、地理知識累進的過程當中。
2. 清代地方志包含了豐富的文人史料，尤其經歷各地後留下的詩文，例如〈玉山歌〉、〈大甲溪〉<sup>7</sup>此類史料不勝枚舉，而這也可視為作者地景建構的一環，若放在一個長時段中考察，那麼呈現的又是怎樣的光景呢？然而，不只地景描述也有番人的描述詩句，如柯培元耳熟能詳的〈熟番歌〉<sup>8</sup>或者〈大甲婦〉<sup>9</sup>，表現的就是當時人對於生熟番和番婦的心態。
3. 若說視察報告、建議書也能算遊記的話，那麼在清代檔案都有這樣的紀錄，例如作者引用的鄧傳安曾到中部視察，這當中還包括了劉韻珂、姚瑩、史密等人，甚至對於埔里的開發有過激烈的辯論，作者曾經用文化的角度重新詮釋清領初期，關於台

---

<sup>6</sup> 夏獻綸，〈埔裏六社輿圖說略〉，《臺灣輿圖》，臺灣文獻叢刊45種（台北：臺銀，1959），頁64。

<sup>7</sup> 周璽編，〈藝文志〉，《彰化縣志》，台灣文獻叢刊156種（台北：臺銀，1962），頁474、477。

<sup>8</sup> 陳淑均，〈雜識（下）〉，《噶瑪蘭廳志》，台灣文獻叢刊160種（台北：臺銀，1963），頁409。

<sup>9</sup> 周璽編，〈藝文志〉，《彰化縣志》，頁477。



灣棄留的辯論，而這裡相信也可以用這樣的角度重新解讀。總之，他們的歷程都可以算是旅人筆記的一部份，並且逐漸地建立起途中的必經之地：水沙連的地理知識<sup>10</sup>，同樣地在其他地方亦是如此討論。

4. 或許有人會問還有很多清人在台的遊記，例如蔣師轍的《台遊日記》、史九龍《憶台雜記》，甚至一些宦遊日記包括唐贊袞的《臺陽集》、胡傳的《台灣日記與稟啟》<sup>11</sup>，這些遊記作者都沒用到，因此筆者想知道的是：作者為何會選這些文本作為主要參考呢？這些文本在詮釋本書的問題意識時具有何種特色？

## （二）解釋部份

1. 在圖像部分，作者雖然展示了很多圖像，但是卻止於人物的分析，或者對中國想像中的番人生活進行詮釋，可是當我們看第七章當中附有不少的彩色圖片，這些圖片裡頭所含有的不只是「人」，此外還有「物」，這些物不也正是展現一個異地最好的證明嗎？在王明珂對於邊疆民族的研究中，他也說到來自域外的「珍怪土產」及異族的「奇風異俗」，正是中國所需要的，中國人用他們來強化中國邊緣，以突顯邊緣之內人群間的同質性與一體性<sup>12</sup>，有沒有達到凝聚的效果很難給予答案，但是至少在強調「異」的部分，卻發揮了無形的作用。
2. 至於形象方面，必須強調一點的是，在探討母系社會的成形時，作者一直在分析形象和知識來源，但是疏忽掉文本之間傳抄和引用的問題，例如黃叔璥的《台海使槎錄》和《彰化縣志》都有〈大甲婦〉一詩，當然這只是單一個案，地方志中常常會出現這種情形，這樣的情況也正在替母系社會的印象做宣

<sup>10</sup> 陳計堯，〈試論日月潭地區原住民的歷史遷移（1815-1934）〉，《台灣史研究》7卷1期（2001），頁81-134。

<sup>11</sup> 張隆志，「Review: Taiwan's Imagined Geography: Chinese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(1683-1895)」，《中國文史哲集刊》26期（2005），頁421。

<sup>12</sup> 王明珂，《華夏邊緣：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》（台北：允晨，1997），頁317-318。

傳，而根據的引用邏輯，是不是也深處在鄧津華的論點裡頭呢？我想這也是可以再探討的問題；此外，關於番人的總體形象，鄧氏在第九章中，不斷地描述生番，但卻忽略了熟番，當時的熟番形象是如何呢？並沒有給予一個完整的說明。

3. 在了解一個知識形成的過程當中，筆者還想要尋求為什麼，這些文人會有這樣的想法，此則必須了解那些旅人的知識背景，以及整個清代的知識脈絡和社會環境，例如在證明原始性修辭，那麼是否清代當時正有變動，才讓這些文人對於台灣番人生活有了桃花源式的描述，再如第八章說明製作中國式的起源，為什麼要製作中國式的起源呢？這是不是受到十九世紀外力衝擊的影響，使得文人產生民族危機意識，而透過這個學術過程來凝聚人心呢。
4. 本書分析的台灣意象，番人的比重遠大於台灣，這是一個小小的缺失，在文人遊記裡頭有很多細節都是建構台灣意象重要的元素，例如郁永河旅遊台灣時，各地的里程和天數、天氣變化、身邊所見所聞，都正在構築一個清人眼中的台灣島，但是作者太著重於番人論述，因此像黃叔瓚《台海使槎錄》的運用，一直停留在〈番俗六考〉，反而〈赤崁筆談〉很少涉及，對於分析台灣知識的形成，似乎略嫌不足。

#### 四、結語

關於建議部分如上，或許囿於史料的限制或裁減，因此還有很多部分可再加以探討，縱使有如上述的小小缺點，但是仍無法抹滅此書的價值和貢獻。台灣文化史研究的這片園地，鄧津華的開創性作品前後，台灣也有不少作品可與之相呼應，例如目前在中央大學執教的莊雅仲的作品<sup>13</sup>，以及日前陳明仁出版的新書<sup>14</sup>，

<sup>13</sup> 莊雅仲，〈再現、改宗與殖民抗爭：十七世紀荷蘭統治下台灣的殖民主義與傳教工作〉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》15期（1993），頁131-166；〈裨海紀遊：徘徊於自我與異己之間〉《新史學》4卷3期（1993），頁59-79；《文化、書寫與差異：三個有關異己論述的分析》（新竹：清大人類所碩士論文，1989）。

<sup>14</sup> 陳明仁，《東台灣歷史再現中的族群與異己：以胡傳之《台東州采訪冊》的原住民

這些重要著作除了展示新研究趨勢的脈動，同時亦正在豐富台灣文化的內涵。關於台灣文化的研究，前輩早已開闢了一條漫長的道路，而未來又是如何的走向呢？或許鄧津華的論著，不失為一項重要的參考指引。

